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昆五

子湖蹤禪師法嗣

宋沙門大川濟纂

昆五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

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

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

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

錯師乃放手照白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

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

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

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舖能斷人

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

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

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

甲是僧師拓開曰福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簷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是五

二

關南常禪師法嗣

三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襯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

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裙執吉獵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是五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檀上坐便陳疑懸向師前師從檀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獨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

飽膨脹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字內爲

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

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谿曰爲佛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未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師曰何不蓋却谿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縊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師曰寧無

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寶際來戴笠子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

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

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

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

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呴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立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立覺云且道立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齒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立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齒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餌餅問僧江
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
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
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

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擲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怎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驂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立機機立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獻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

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

三五

六

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今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

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
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
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
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
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

是五

七

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

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
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
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鈍斧子與汝
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
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
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遷便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
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
去日蒙和尚許箇鈍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
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
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
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
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
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堂告眾跏趺
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

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
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
酒習以爲常師輒往設叢祠奪牛而歸歲盈
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
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星五
緣會語句

青原章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敘之八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
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九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
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
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
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
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
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立而自現境智非
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
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

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
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三土大仙
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
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
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
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
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
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
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含蓋
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
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
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

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榦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榦柴大小曰汝從南嶽負一榦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

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軀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聞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五

十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嘆曰大丈

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
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
周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
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脱落盡
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箋束取肚皮隨

是五

十一

一五·一六〇二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
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
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
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
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
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
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
道吾說茗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
曾爲甚麼師曰我瘦瘦羸羸且恁麼過時吾
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六二七

龍藏

不曾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鎗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問如何

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詣曲曰不詣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眾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齋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

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
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
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鼓
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
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
湖水滿也未^{是五}曰未^{十三}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
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這裏
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
獻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
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

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
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
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
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
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
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
蓦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
意始得遵布衲洛佛師曰這箇從汝洛還洛
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耶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真作洛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聞
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
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
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日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
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

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因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

星五

十四

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此

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

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

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

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

同安顯云
早知行者

恁麼問終不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

道來山來

雲巖舉問洞山

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汝作麼生山日

請和尚

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

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

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

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似洞山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筋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翹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

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鍬鏟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

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蹠倒汝麼師曰若蹠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

是師達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歛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跡天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虛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

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岸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

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麼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疑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看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黠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

機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底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

十九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屢垂

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

繞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丹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日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

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
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
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
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
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

見五

二十

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
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
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
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
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
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
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
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

趙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
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固措時三
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
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
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
師曰盲者依前盲瘡者依前瘡一日將瘡和
子麻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瘡和子驀口
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
負人

見五

二十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
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
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
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
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髮具眼祇

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道熟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僧參達禪牀一帯卓然而立師曰可謂眼昏

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達禪牀

一帯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

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

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

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

乃退身三步師却繞禪牀一帯僧曰不唯宗

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

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

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

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

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

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擣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王念你是女人放你柱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

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摶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戶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嚴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

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

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

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

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枕蹠邱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

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達禪牀一帯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

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土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

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則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衆分付去也師曰頑貳少智動賸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
決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音釋

鉢 陀沒切音 醞 惹里切音 儒佳切音
突銳也 醪 瓊下酒也 瘦 絃痺疾 蔴
盧回切音 跤 羣他達切音 桑 與𠀤兩
雷瘦也 踵 闊足跌也 小孟也 勤美莊
細勉 腻 胡典切音 酥 切音
也 峴肥也